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七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監生臣張德燽

魏書卷七十八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恊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

長兼羽林監爲門下録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爲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必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

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畢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賁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

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伏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横作之者行權之勢

也故道不可以湏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洿隆以牧物大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

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兖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

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洿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

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徼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蹶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

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鳴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禄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禄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彛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

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太守闕二字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

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剋厲

不息及還鄉里就程元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

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爲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僕射李冲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録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

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太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

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爲慼伏見明敕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閲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敎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

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顧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

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肆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内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絶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四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荅曰

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禭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爲安樂王

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叙勑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

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
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
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
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
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
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
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

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遏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

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輙同三年當時議者亦

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
禮還荅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
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
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
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寳位王者之所光
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侔號秩相可
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

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
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纛深
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
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
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竝大禮記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竝
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
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

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㧞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㧞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攺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

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
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
今卜遷方始當修革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
脫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
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
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
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

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
載馳之不歸存静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
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冐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
臣微款脱得奉謁聖顔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
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入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
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荅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
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
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凖且

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

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

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
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
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竝亮又曰古有文
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
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
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
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
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

興公但令所行以太加上二名𨾏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𪅂甚有慙色黙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荅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

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騂騮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

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

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兹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

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字）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宫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

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户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横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討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

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

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捐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

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勅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勅罷朝普惠以逆

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胄所宜收敘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一黜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

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
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
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
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
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黜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
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
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
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

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禧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

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覺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甍啓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

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虵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冑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

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輿大衆脫狂狡搆閙於其閒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壞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

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
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況那瓌嬰
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
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
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
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蕭
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别
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

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竝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即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羣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絶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歧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

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晋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别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宜勞東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吴富聚合兇類所在邀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胄而諸氐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

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凡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氐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祖達平落吳富等果脩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後黨猶盛秦 闕 所綰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氐先欵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

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虧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搆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謂是親踈世減之法又以開

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懐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輙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壁疑豈得混一内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則户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

嘗全食足户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内減足之㫖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税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户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

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㑯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踈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戚澤異品使七廟曽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禄無窮枝庶則屬内貶絶儀刑作孚億

兆何覩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令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令任於兹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

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户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禄力竝應依所闕一字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户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户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收族其可棄乎如脱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

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霆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駮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

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沉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沉前沉後之歲隔而絶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沉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沉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沉前沉後合考者隔絶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沉前沉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沉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禄全不與沉散官敗為四年之考沉前者八年一

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兹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喈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涜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

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既妝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禄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禄等平曹吏四周乃陟考禄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

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沉

隅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昃求

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

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

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宄訟寤寐惟省謂

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

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寧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恊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並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賑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

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闗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

魏書卷七十八考證

張普惠傳何以不遠謨古義○謨應作模

魏書卷七十八考證

魏書卷七十九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悆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爲撫軍

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
獄參軍事劉彧以爲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撥
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
祖於仲冬之月欲廵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
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
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
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
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

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内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摇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沖曰我所用得人仍勑送衣帢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

六年蕭賾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勑淹引蓽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救エ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歴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

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
寔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江表詔覲是非
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
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
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
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
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
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淹以

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叚足爲制勝與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説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

宜應叙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恵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邱屬蕭鸞遣使勑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

陛下俯應人神按斂江淮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為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檝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勑淹曰朕以恒

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
而黄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
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
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宫
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
厲涉淹遂啓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
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
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

之誠兼歴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禄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

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朞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録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黄門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曽謂近臣

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勑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剋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沉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

右都水使者録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値義陽初復起紹
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
還都値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
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
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
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
言必尅紹覩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
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

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兖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别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勅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鎮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歳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歴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寳夤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歴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爲黄門頃歴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黄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叚之舉便異

儕流矣世宗即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祇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謚曰康道祇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祇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鏁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覽與詔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

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

令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
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
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
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
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
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
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元
真等寇荆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羆討之既復順陽進

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黄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户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

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擕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黄河寧謂胡闕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閤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

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
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
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察孝廉對策
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
顯召為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
王繼為司徒元興為記室參軍遂為元乂所知乂秉朝
政引元興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
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

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蕭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及乂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乂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緣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

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叅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

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黄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鹿悆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悆好兵書陰陽釋

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東下而返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

出鎮梁州僉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僉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僉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僉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彊兵内外嚴固僉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

止問其來狀悆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悆入城詰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

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忿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忿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忿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國我今君富貴忿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

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𡙇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叙由緣景儁便記引悆同坐謂悆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悆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

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僉曰中山有敕與君相聞僉遂起立使人謂僉曰君但坐僉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敕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鄉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僉曰且奉音旨冐險祗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瞟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僉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闕字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

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悆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儁送悆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悆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爲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濆虎士雄卒竦劍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

易登廣涘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劒殿中侍御史監軍鹿悆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悆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禄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

須反劭遣悆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頹有所捉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悆面執不與劭弗從悆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悆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勳者放言噂喈欲加私害悆聞而笑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郎城久而未進劭乃遣悆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竝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

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為左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又以前賞悆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户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賔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吕文欣殺刺史元大賔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悆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

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尒朱仲遠陷西兖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悆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悆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

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録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乆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别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宫出除鎮南將軍東荆州刺史尋加

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荊州刺史值尒朱兆入洛不
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
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
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
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輙舉
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
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
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謚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

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鹿悆傳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賔南引賊衆屯栅曲術詔悆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北史文欣黨重以購之句作悆又購斬文欣推尋文義破之二字顛倒應作與行臺樊子鵠討之句破文欣黨句重以購之句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八十至八十三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舉人臣羅允文

魏書卷八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

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

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尒朱榮引爲其府户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黄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録前後勲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黄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内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

國公增邑一千户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之内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

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尒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允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録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議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
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累遷中軍將軍光禄大夫
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禄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鍮石世祖末從

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尒朱榮入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壻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禄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

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户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嚮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

坐看待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寛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恒雲燕朔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尒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

并州從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旣尒朱親昵
又黨於權倖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㜸陶縣開國
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
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榮以椿兼
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
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

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户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介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介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悦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悦悦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邱郡開國公邑萬户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㑹尒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悦歸兆尒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叅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户并前一千五百户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

椿也如此椿與尒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尒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尒朱約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

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尒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爲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

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
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
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
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
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
誅之椿譖說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
爲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
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

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脅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爲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爲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

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禄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户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宫於河内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兖州刺史尒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

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殁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謚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别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

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爲都督肆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胷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内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户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吕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户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尒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肆仲遠赴彭城尒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

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禄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户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凡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荆州斬送修巡首不行又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

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
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
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
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
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
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叅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户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尅之建

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户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户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

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勑賚絹五百疋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

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閗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賫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

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芑州然州宕州大潤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説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

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
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
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
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
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
除兖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
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

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徽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爾逗選充北防家於武

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凡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内軍主恒州陷歸尒朱榮轉積射將軍爲别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勲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户除直閤將軍尋加通

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禄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宫於河梁榮命勝與尒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宫以功增邑六百户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宫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

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為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共尒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尒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

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迮戍剋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戕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

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剋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矣衍書勑績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荆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

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

勝凡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凡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陷投尒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

軍西道都督隷介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毎事諮訪尋加衞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屆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栅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栅已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返菩薩

乃自驕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

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崗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幾長貴擒醜奴蕭寶寅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尒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户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幽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户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儀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餘如故及尒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

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户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于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促轝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三年正月

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臨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既總大衆據制關右憑彊恃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爲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録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爲駞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栢人縣開國侯邑五百户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尅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畧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餘如故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户及

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介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禀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

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遥望見悅欲待明日決鬬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敕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

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中山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瞌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凡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苫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户後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别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尒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

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卽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

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内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勲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户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尒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户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尒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尒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兖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

桃符等潜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尅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遺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尅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

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

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惑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嚣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筭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

魏書卷八十考證

斛斯椿傳朝野莫不讐疾之○臣人龍按北史斛斯椿傳椿從孝武帝入關内外戒嚴惟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貲此獨加醜詆蓋以其與齊獻武爲難耳

賈顯度傳時趙修廵起逆荆州○臣人龍按本卷樊子鵠傳云趙修延判於荆州又本書李琰之傳云南陽

太守趙脩延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仍自行州事

城內人斬脩延則此與下文荆州斬送脩廵皆訛延

爲廵也

賀拔勝傳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田怙北史作田怡

又本書尒朱世隆傳有河內太守田怙蓋本係一人

輾轉傳譌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考證